

田 绍 润 著

血沃鲁西北

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

血沃鲁西北

田绍润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89·12 济南

血沃鲁西北

田绍润 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聊城地区文化实业公司激光照排

山东聊城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4.7 字数 330 千字

1989 年 12 月第一版·198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7—5329—0241—2

I·214 定价:5.60 元

谨以此

献给

长眠于鲁西北大地上的无数革命先烈！

曾转战驰骋鲁西北大地的革命先辈！

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鲁西北人民！

序

许 继 善

《血沃鲁西北》摆在我面前，要我写个序。本来，我没有资格写，因为它反映的内容太伟大、太重要了。亲历这场斗争的老领导有的还健在，他们是这一历史的创造者，他们才最有资格为本书作序。但他们不肯。他们的谦虚作风，埋头革命的精神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

这是一部小说？不，是历史。不，是小说！这是一部艺术化了的历史，也是一部熔文学和历史为一炉的纪实性小说。历史充满着文学性，文学又是反映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这部小说，以生动朴实的文笔，描绘了鲁西北抗战初期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历史。芦沟桥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纷纷南撤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聊城行政公署督察专员范筑先，响应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，毅然发出“裂眦北视，决不南渡”的皓电，抵制乱命，暂留黄河以北，建立起了闻名中外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。

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建设，自始至终得到了党的关怀和帮助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相继自济南、武汉、八路军总部派来了一批批军政干部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抗日武

装力量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、三路民军，达六万多人。这支抗日武装力量，以鲁西北重镇聊城为中心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，对日寇作战大小八十余役，支援了台儿庄大战，策应了武汉会战。

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：“河北平原、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，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，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。”对鲁西北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，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鲁西北抗战初期的历史，是一段光荣的历史。作者以鲁西北抗战初期的敌我斗争为背景，形象地展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波澜壮阔的生活。作品不是自然主义的纪录，而是文学的再现，把历史典型化、艺术化。写故事，生动感人；写人物，栩栩如生。笔法自然流畅，不露矫揉痕迹。可读性很强。拿起来，就不愿放下。作者以饱满的激情，辛勤笔耕，创作成篇，奉献给先烈，奉献给读者。

作品不会尽善尽美。但随着它的问世，它的历史意义和自身价值，读者和后人自会明辨和评判。

1989年12月

第一章

夜幕笼罩着运河边的小城。喧闹了一天的大街沉寂下来，街两旁的小店铺内，淡黄色的灯光，一闪一闪。

矗立于城中央的光岳楼，与四方城门的哨兵，仍在恪守着卫士的职责。

一个幽灵似的身影，晃进楼西大街，向闪着灯光的专署大门口撞去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持枪卫兵一声严厉的喝斥。

“哦，我是来找王金良科长的。”幽灵成了附魂的活尸。

“有证件吗？”

“有！有！”一个颤微微的声音。

卫兵接过送上来的证件，到灯下一看，立即又送还。“你是三师新到任的冯校长！”

“正是卑职！”他点着头，哈着腰。

冯校长蹑手蹑脚进了专署大院，按照卫兵的指点，数着房屋门窗，叩响了里面亮着灯光的一个门。

“王科长在家吗？”

门开了一半。一个瘦长个子，老秀才一般的中年人，半截身子探出门外。他扫视着门外夜幕下的冯校长，先是一怔，稍

顷，立刻作出了熟人相见才有的反应。“是文锦啊，你怎么这时候才到？快快进屋。”

提着一只精制的红漆长方匣函的冯校长，一脚迈进屋内，喘口粗气：“下车后，我先在东门里找了个旅馆住下了。晚上来你这里，真怕你不在家哩！”他说着把红漆匣函放到桌子上，然后打开。

冯校长从匣函内拿出一卷画轴，正在沏茶的王金良扭过头来。“弄的么稀珍？”

冯校长没有回答，他要惊愕他一下。“王老兄，你来看啊！”

王金良转过身，注视着冯校长打开的画轴。啊，原来是明代于慎行的狂草《游鱼山》。

冯校长不动声色，一阵得意。王金良惊的不得了，他将手上的茶具向桌上一放，两手向身上一搓。“这可是不可多得，世上少见的珍品啊！特别是在这于阁老的故乡聊城啊！”

王金良摸着画幅上迷蒙的叩印，作着古藏鉴别。“是真迹，是真迹！”

冯校长笑了。“这还能假。”他比王金良更自信。

王金良也笑了。“冯老弟净弄真玩艺儿，真有你的！”

冯校长听着赞赏，又是一阵春风得意。“还有一幅更好的呢！”说着，他又从匣函内拿出一幅。他解开画轴的绸绳，拉开了画幅。

王金良转过目光：原来是一幅画。画面上，一个幼童牵着头小毛驴，一个长须的老者坐在驴背上，面朝着驴尾。

王金良不解其画意，仍在察视着。

冯校长向灯下凑了凑，一指画幅旁的文字：“王老兄，你

看！”

王金良端详者，念出了声：“康熙扶阁老倒骑驴！”

王金良简直惊呆了。他不住地咂嘴。“早先，这可是宫中秘藏不可外传的呀！”

“王老兄慧眼识真货，若见爱，就送你观藏吧！哈哈！”

冯校长卷着画轴。王金良沏好了茶。“来，老弟，品尝一下这包龙井！”他要以此答谢冯校长的厚礼。

王金良将杯子向冯校长面前移了移。“文锦啊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三师内的共党活动此起彼伏，几乎到了猖狂的地步，又是上街游行，又是声援平津的大学生向南京请愿，校长孙芳时制止不力，庇护倒是有余的！”稍顷，又怨气未消地说：“专员范呢，前一段忙活了一阵子城乡水利建设，目下又慌慌什么准备抗日。我看他对三师的闹腾，存心装聋作哑。”

冯校长起身向王金良斟茶，以献宾客敬主的殷勤。

王金良用手轻轻挪了挪面前的茶杯。“冯老弟可不要辜负李厅长的重托噢！”

冯校长似心有余悸地道：“不瞒王兄说，鸿章承蒙李厅长的厚爱，来聊就职，也实有难言之处啊！”

这样说来，冯鸿章是冯校长的大名了。看着灯光映照下的冯鸿章一副难言之状，王金良自然想到了他的前科。

那一年多以前，冯鸿章在寿张乡师任训育员的事。记不得是几月了，只记得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冯鸿章蹑手蹑脚地闪入一间女生寝室。他要做一件只有他才最清楚的事。

一声救命般的呼叫，惊愕了他欲望的神经，打碎了他多天来的馋梦。提着裤腰窜出室外的冯鸿章，没有逃脱闻声赶来的师生的堵截。他被一阵乱拳打得眼斜鼻子歪。抱着头的冯

鸿章，被扭到了灯下，学生们怎么也想不到，打的竟是经常站在队前，用委员长的“新生活”训教的冯训育长。

冯鸿章在寿张乡师待不下去了，他趁夜晚溜出校门，连夜来聊城找到了王金良。他要求教于他，当然缺尾巴少头地讲了那段最不愿向人启齿的丑事经过。

王金良没有亏待他的诚实。第二天，王金良将冯鸿章介绍了济南的上司李树勋。

在济南，冯鸿章以侦破齐鲁大学内共产党组织的头功，很快为李树勋青睐赏识。

半个月前，王金良背着专员范筑先，向省教育厅打报告，撤换聊城省立三师的校长。李树勋自然想到了冯鸿章。遂委任冯鸿章为聊城三师的校长。他是今天下午自济南来到聊城的。

王金良看着冯鸿章苦不堪言之状，不以为然地道：“冯老弟不必思虑过多，寿张与聊城尽管相去不远，可时过境迁，那桃色新闻早成旧闻了嘛！”

冯鸿章好似得到一丝安慰。

“年青人心高气盛，谁不打两只黑碗，哈哈……在三师你可不要再闹出个杏色李色新闻哟！”王金良说着，脸上掠过一丝猥亵的淫笑。

冯鸿章苦笑了一下，忧眉一皱：“如你给厅长打的报告所说，三师内的共党活动，也够挠头的！”

王金良脸一沉：“怕什么，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现在是国民政府的天下嘛！再说，李厅长派你来接任，目的还不是要遏止共产党的活动。”

冯鸿章唯唯喏喏连称“是！是！”

王金良燃着一支烟，从座位上站起：“话又说回来，聊城的共产党也是难对付啊！”稍停，他用贼溜溜的目光窥望了一下门外的院子。“三师内的共产党，与专署大院有勾勾，可不要麻痹哟！”

浮云在空中飞掠。时隐时现的太阳，显得昏沉沉的。正是三夏农忙到来时节，乡下来城内买和卖的稀少多了。尽管今天是大集日，往日熙熙攘攘的东关大集市，却空荡荡的。街两旁的小贩高声叫卖，可很少有人光顾。整个大街，给人以清冷萧条之感。

冯鸿章被王金良打足了气，他壮着胆，去三师接任了。他拐过楼南大街，来到了三师校门口。没待他踏进大门，那大门早被人紧紧地关了。

透过门缝，冯鸿章向校院里窥望，院内时有来往的学生。门岗屋内，传来了说话声：

“真是他吗？别搞错了！”

“剥了皮，也认得他的骨头。我在寿张乡师待过，不是他是谁！小狗头，老鼠眼，鹰鼻子……”

冯鸿章一阵抽搐心寒，再听时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
“啪啪啪！”冯鸿章心虚地敲起了门。“开门，开门！”他的公鸭嗓叫开了。

冯鸿章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会，仍不见开门的动静。他嘴上嘟噜着：“堂堂正正的省立师范，一不礼拜，二不假期，大白天关门闭户，成何体统！”

他急得直打转，好象脚底下踩着一个刺猬，嘴上不住地嚷着“开门开门”，又急促地敲起门来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门内传来了严厉的训斥声。

“我是奉省政府命令来接任的冯校长。”

“噢，你是寿张乡师的冯鸿章？”

“你是装狗钻女寝室的冯训育员？”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冯鸿章的脸色红一阵，白一阵，他心虚而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是新到任的校长，你们快开门。”门内的人越聚越多。这时，竟有人大声嚷起来：“冯狗子来了。快预备打狗棍啊！”

“让他从阴沟里钻进来。”

冯鸿章听着，心里又气又急。但仍厚着脸皮说：“我是你们的新校长，不要闹了。”

“我们有校长，我们不用你，你快小毛驴拉粪——滚蛋吧。”院内响起一片哄然的笑声。

冯鸿章吃了闭门羹，气得直骂“无礼！无礼！”扭回头，使了个性子走了。

国语教员刘世纪，是校内的秘密中共党员，他从门缝里见冯鸿章悻悻地走了，感到冯决不会就此罢休，校内进步师生拒冯入校的斗争，必须赢得专署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。他迅速出校门，穿大街，越小巷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去专署找张维翰。

张维翰，馆陶县人，时任专署秘书，前些时，在济南经牛连文介绍，刘世纪和他认识。

张维翰听了刘世纪的汇报，立即召集牛连文、张廉芳等几个进步人士研究。认为：国民党CC派撤换校长，意在抢夺三师这块教育阵地，镇压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。我们必须坚决

反对，坚决支持三师师生的驱冯斗争，不允许冯鸿章接任。

再说冯鸿章经过和王金良密谋后，决定假借范筑先专员的名义，令公安局派警察护冯到校接任。如果学生闹事，就由警察出面制止。

张维翰闻讯，立即找到驻聊城的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长戎光冲出面调停。戎光冲是张维翰的哥哥的老部下，张维翰来聊城时，其哥哥曾向戎写过信，言及照顾小弟云云。戎光冲准备了部队，决定出面干涉。双方的斗争，大有兵戎相见，千钧一发之势。

冯鸿章窝在旅馆里，几天没有去三师，也没回济南。

一连几天，天气炎热，空气干燥的一根火柴就能点着。

张维翰正在自己的卧室，与牛连文商量，如何把驱冯的斗争搞下去。这时，公务员送来一封私人信函。张维翰拆启一看，原来是王化坪来的。信上讲：西安不能存身，要来聊城找工作。

离别十年的同学，突然得到了音讯，张维翰自然高兴。他与牛连文商量：王化坪同学，大革命时期，在开封上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，如果他来聊城，对眼下的驱冯斗争和以后的工作，会增加很大力量。张维翰连夜回信王化坪，请他速来聊城。

王化坪来到聊城，张维翰立即将他介绍给了范筑先。

范筑先，山东馆陶县人。早年投北洋政府的部队谋生，后入冯玉祥的西北军。蒋冯阎中原大战后，退出军界，在天津闲住读书。后经冯玉祥的推荐，先到山东韩复榘部任参议，后赴沂水、临沂任县长。去年，来聊城筹建山东六区聊城督察行政公署，擢升为专员并兼任聊城县县长。

范筑先听了张维翰的介绍，似有难色地说：“编制已满，无处安置。”

张维翰又恳切地说：“人已来了，又年轻有为，思想进步，总不能回去吧！”

范筑先略一沉思说道：“这样吧，叫他做一篇文章，考考他的文化底子怎样！”

第二天，范筑先拟了题目：《六区抗战实施计划》，并规定中午十一时交卷。

王化坪初到范筑先的办公室时，心里不免是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当范筑先出了题目，他的心暂时有了底。

王化坪一九二七年在开封上学时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，党为了培养他的兵运工作经验，曾派他秘赴江西苏区学习过三个月。他感到当年在苏区学习的战时理论，是完全适合于抗日战争的。他挥毫扬墨，把苏区的一些经验，如发动群众、武装民众、组织青年队和战地妇女服务队、利用地形物障开展游击战争等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。

收卷的时间到了。

范筑先拿着王化坪的卷子，一看卷面清楚干净，字体大方遒劲，先是有了三分满意。再看内容，细一琢磨，觉得很有才思，是个难得的人才，还没看完，满意之情早已溢于言表。可职位编制已满，遂即决定给他个中心科员职务，待有机会时再予以安排。

冯鸿章接不了三师校长的职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躁得似猴子吃了蒜。不久的一天，王金良亲自出面，趁驻军出城军训之机，把冯鸿章送到了学校。

张维翰、王化坪也采取紧急对策，组织学生罢课。第二

天，学生就纷纷离校了。

聊城三师罢课的风潮，刮到了省政府。当然那是王金良又向李树勋递了秘密小报告。

韩复榘给范筑先打来电话：“老范，聊城三师的学生无法无天地闹下去不行啊，你要赶快处理！”

“韩主席，怎么处理呢？学生反对新接任的校长！”

韩复榘火了：“反对反对，妈个球，谁再反对就抓起来！”

范筑先解释道：“学生都已经罢课离校了。”

“再罢课就给我统统开除！”

张维翰当时就在电话机旁。听了范筑先和韩复榘的通话，他预感到事情的难办。

当晚，喧闹了一天的聊城大街沉静了下来，只有街两旁烟酒糖茶小卖部的门口，还透出缕缕黄色的光。

张维翰、王化坪，和牛连文，聚集在王化坪下榻的北关旅馆内开会。张维翰将范筑先和韩复榘的通话大意讲了。大家认为，韩复榘是省政府主席，他已下了决心，我们就难于向上活动了。况且他已命令范专员插手此事，如再活动就给范筑先为难，对以后的工作不利。同时，学生罢课离校已经月余，如继续下去，影响学生学习，家长有意见。闹不好学生被开除，遭镇压，吃大亏。最后研究决定，打蛇打七寸，擒贼先擒王。王金良、冯鸿章的后台是李树勋，搞反李树勋运动！遂即由王化坪拟一宣言，宣布李树勋把持山东教育界的十大罪状，印成宣传品四处散发。并决定兵分三路：张维翰去北平，王化坪去南京，牛连文去济南，给李树勋造舆论，逼其引咎辞职。

不说王化坪去南京，牛连文去济南怎样活动，却说张维翰正欲去北平造反李舆论，忽又接到彭修道自北平的来信，邀他

到北平相会。

张维翰看着来信半信半疑，惊喜交加。惊的是，早在十年前，国民党的报纸不是宣布彭修道被枪杀遇害了吗？怎么……喜的是这信上的墨迹，的确是他的字体。

张维翰和彭修道早就认识了。

十二年前，张维翰正在西北军一所官佐子弟学校读书。一天，班上来了一位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的同学。开始，这位寡言少语的同学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可临近期末，学校公布通考分数，这位河南口音的同学，将他的连续三学期同年级总分第一名夺走了。张维翰敬佩这位新来的在学习上压着头皮的同学，可内心又总不服输。

进入中学后，他们偶然成了同桌，两人的话，多起来了。他们成了好朋友。

在校内，他们一同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后来，张维翰得了一场病，中途辍学了。由于中学解散，彭修道也离开了学校。从此，他们失去了联系。事隔三年，张维翰从《民生日报》上看到了老同学的消息。可那消息却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：共党分子彭修道被枪决于烟台！

张维翰向范筑先请了假，怀着满腹狐疑，急奔风声鹤唳、摇摇欲坠的北平。他按照信上的地址，来到东郊民巷的一家客栈。啊，果然是他，彭修道！

多年的同窗，十多年的分离，生死的信传，重逢之下，百感交集，喜泪纵横。

张维翰拉着彭修道的手，从头顶到脚跟，上下打量着：“修道，真的是你？”

“我就是我啊，怎么……”

“你不是被……”张维翰迷蒙不解地说。

彭修道笑道：“我被枪决了是不是？”

张维翰没有笑，他急欲释开胸中的疑团：“那山东《民生日报》登的消息到底是咋回事？”

“哎，这事嘛，我在上海看了报纸，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两年后，才从刘珍年的一个传令兵口中了解到，宣布我被枪决，那是刘珍年这个杂牌军头逢场作戏，以洗自己的清白，免得老蒋找他的麻烦。”

张维翰辍学不久，彭修道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党派他到烟台驻防的杂牌军刘珍年部开展地下兵运工作。

就在彭修道积极策动兵变，准备举行胶东武装起义时，组织内出了叛徒，向刘珍年部队内的特务头子李树勋，供出了彭修道和起义的计划。彭修道不幸被捕。

特务押解着彭修道，自郊区去市里的路上，彭修道见路两旁长着一人多高的玉米，正是脱身的好机会。再看押着他的三个特务，一个在前搜索，一个在后押后，一个近身“护卫”。彭修道小时候在老家学过一些少林武功，他早就想再试试自己的武艺。此刻，他身上暗暗运气，悄悄用功，只见他马步一蹲，双臂一弓，那捆绑的绳索“啪啪啪”断作了多截。不待特务明白怎么回事，彭修道一个旋风扫堂腿，将近身“护卫”的特务扫到了路旁道沟里。那押后的特务先是惊呆了，可他毕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。他“啪”地向彭修道打出一枪，彭修道向左一闪身，弹头擦着他的右肩飞了。

彭修道闪过背后的枪弹，猛地一个回身，又听身后有异音，他就势一个“缩头蹲身”，耳边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。但见他旋地一个虎跃，挥开双臂使出“封心掌”，将押后的特务